廣藝舟雙楫

廣藝舟雙楫卷五

執筆第二十

朱九江先生執筆法曰虛拳實指平腕豎鋒吾從之學苦於腕平則筆不能正筆正則腕不能平因日窺先生執筆法見食指中指名指層累而下指背圓密如法爲之腕平而筆正矣於是作字體氣豐勻筋力仍未沉勁先生曰腕平當使杯水置上而不傾豎鋒當使大指橫撑而出夫職運筆者腕也職執筆者指

也如法爲之大指所執愈下掌背愈豎手眼骨反下欲切案筋皆反紐抽掣肘及肩臂抽掣既緊腕自虛懸通身之力奔赴腕指間筆力自能沉勁若飢鷹側攫之勢於是隨意臨古碑皆有氣力始知向不能書皆由不解執筆以指代運故筆力靡弱欲卧紙上也古人作書無用指者筆陣圖曰點畫波撇屈曲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夫用指力者以指撥筆腕且不動何所用一身之力哉欲用一身之力者必平其腕豎其鋒使筋反紐由腕入臂然後一身之力得用焉或者乃謂撥鐙法始自唐人六朝無不參指力者可以

筆陣圖說證之偏求六朝亦無用指運筆之說也

學者欲執筆先求腕平次求掌豎後以大指與中指相對擫管令大指之勢倒而仰中指之體直而垂名雖曰執實則緊夾其管李後主所云在大指上節下端中指著指尖名指在爪甲肉之際也

大指中指夾管己自成書然患其氣浮而不沉體超而不穩又患腕平則筆鋒多偃向右故以名指擫之使左又患其擫力推之使外也則以食指擫之使內四指爭力勢相麼廹鋒自然中正渾全掌自虛腕自圓筋自左紐而通身之力出矣

自後漢崔子玉傳筆法至鍾王下逮永禪師永傳虞世南世南傳陸柬之柬之傳其姪彥遠彥遠傳張長史長史傳崔邈邈以授韓方明方明曰置筆於大指節前大指齊中指相助爲力指自然實掌自然虛盧攜述羲獻以來相傳筆法曰大指擫中指斂第二指拒無名指林韞傳盧肇撥鐙法亦云以筆管著中指尖令圓活易轉運其法與今同蓋足踏馬鐙淺則易轉運撥鐙二字誠爲妙譬蓋崔杜之舊軌鍾王之正傳也

以指運筆之說惟唐人翰林密論乃有之其法曰作

點向左以中指斜頓向右以大指齊頓作橫畫皆用大指遣之作策法仰指擡筆上作勒法用中指鈎筆澀進覆畫以中指頓筆然後以大指遣至盡處自爾之後指運之說大盛韓方明所譏今人置筆當節礙其轉動拳指塞掌絕其力勢然則唐人之書固多不善執筆者矣宋人講意態無施不可東坡乃有把筆無定法要使弱而寬以永叔指運而腕不知爲妙蓋愛取姿態故也夫以數指俯仰運送其力有幾運送亦不能出分寸外茍過寸字已滯於用然則又易執筆法乎則未得國能失其故步矣東坡操之至熟變

化生新其詩曰貌妍容有矱璧美何妨橢亦其不足之故孫壽以齲齒墮馬爲美已非碩人頎頎模範矣在東坡猶可然由此遂遠遜古人後人勿震於東坡而欲效顰也夫用指力者筆力必困弱欲臥紙上勢爲之也包慎伯之論書精細之至爲後世開山然以其要歸於運指謂大指能搦管則鋒自開引歐蘇之說以爲證乃謂握之太緊力止在管而不在毫端其書必拋筋露骨枯而且弱其說粗謬可笑蓋慎伯好講墨法又好言萬毫齊力不得其故而思借助於指不知握筆既緊腕平掌豎俾手眼之勢欲斜切於案

以腕運筆欲提筆則毫起欲頓筆則毫鋪頓挫則生姿行筆戰掣血肉滿足運行如風雄強逸蕩安有撥筋露骨枯弱之病慎伯自偁其書得於簡牘傷婉麗則逸少龍威虎震大令跳宕雄奇豈非簡牘乎不自知婉弱之由敗績在指而反攻運腕之弱不其謬乎此誠智者千慮之失余慮人惑於慎伯之說故亟正之

執筆高下亦自有法衛夫人眞書執筆去筆頭二寸此蓋就漢尺言漢尺二寸僅今寸許然亦以爲衛夫人之說爲寸外大字言之大約執筆總以近下爲主

盧攜曰執筆淺深在去紙遠近遠則浮泛虛薄近則揾鋒體重體驗甚精包愼伯述黄小仲法曰布指欲其疏則謬執筆欲其近則有得之言也

近人執筆多高蓋惑於衛夫人之説而不知彼亦由宋明相傳多作行草不能眞楷之故蓋其執筆太高畫勢虛浮故不能正書也近人又矜言執筆欲近之説以爲不傳之秘亦爲可笑吾自解執筆即已低下人多疑之吾亦不能答其揾重之故閲諸説頗訝其暗合後乃知吾腕平大指横撑執筆自不得不近下以此知苟得其本其末自有不待學而能者矣

包慎伯又述王瞿言管須向左後稍偃自能逆入平出卷毫而行此法不止矜爲秘傳且托於神授矣吾腕欲平而大指撑出管常微偃右自學執筆時卽能逆入平出卷毫而行矣蓋常人執筆腕斜欹案上大指向上筆管必斜右毫尖必向左落筆旣順畫則毫尖向上豎則毫尖向左其鋒全在邊線故未能萬毫齊力若腕能平使手眼幾欲切案則無論如何執法管自向左但鋒仍自外耳惟以中指直擫之則鋒自向內又有大指橫撑直出拒之食指亦橫出作楕圓形以指尖推筆故管自向左鋒自進後向左名指控

禁之則鋒自定筆在四指之尖轉動空活故類撥鐙王侍中書訣所謂中控前衝搦左食右名禁後從皆悉暗合侍中用衝禁二字尤精蓋不用大指食指尖推筆則不得爲衝名指在外禁定其筆只能謂之禁不能謂之拒也然吾之暗合古法亦不出腕平欲置杯水而不傾大指橫撐而出二語而已黃小仲云食指須高如鵞頭昂曲欲其如是大指橫撐出拒筆食指自有是勢故茍能腕平指橫則王侍中石本之訣小仲不傳之秘仲瞿神授之說愼伯累牘之言皆已備有無遺富哉言乎故學貴有本小藝亦其理也

吾爲之語曰平腕欲手眼之向下横撐大指欲其指平而執低手眼向下則腕反而筋紐大指横平下拒則掌豎而食指昂右腕挺開則鋒正對準腕懸而肩背力出左腕挺開貼案則氣勢停匀右腕益虛活如此則八面完全險勁雄渾篆真行草無不得勢矣蓋隸書横匾故勒爲最難其努次之腕開則得横勢順勢行之則畫平滿有氣對準則努垂下自有勢筋紐則險勁自出自此學書無施不可覘其學之深淺高低以爲其書品之高下耳丞相僻下筆如鷹隼攫拏中郎筆勢洞達右軍曰字勢雄强詳觀索靖王導右

軍大令魯公草書及天發神讖北碑中若楊大眼魏靈藏惠感諸造像巨刃揮天大刀斫陣無不以險勁為主若不得執筆之勢如何能之愼伯之論書雖精其見聞及此然未嘗論及腕平大指橫撑之說想愼伯尙未知之故用工至深而終傷婉弱吾偶得此又證以古法及愼伯之法無不吻合雖用力過淺未及於古然欲陷古人舍是則出不由戶莫能致也吾亦不欲緘秘之以示子弟俾繼此而神明之或有成焉

綴法弟二十一

書法之妙全在運筆該舉其要盡於方圓操縱極熟

自有巧妙方用頓筆圓用提筆提筆中含頓筆外拓中含者渾勁外拓者雄強中含者篆之法也外拓者隸之法也提筆婉而通頓筆精而密圓筆者蕭散超逸方筆者凝整沉著提則筋勁頓則血融圓則用抽方則用絜圓筆使轉用提而以頓挫出之方筆使轉用頓而以提絜出之圓筆用絞方筆用翻圓筆不絞則痿方筆不翻則滯圓筆出以險則得勁方筆出以頗則得駿提筆如游絲裊空頓筆如獅狻蹲地妙處在方圓並用不方不圓亦方亦圓或體方而用圓或用方而體圓或筆方而章法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矣

求之古碑楊大眼魏靈藏始平公鄭長猷靈感張猛龍始興王雋脩羅高貞等碑方筆也石門銘鄭文公瘞鶴銘刁遵高湛敬顯儁龍藏寺等碑圓筆也爨龍顏李超李仲璇解伯達等碑方圓並用之筆也方圓之分雖云導源篆隸然正書波磔全出漢分漢分中實備方圓如裒斜鄐閣孔謙尹宙東海廟曹全石經皆圓筆也衡方張遷白石神君上尊號受禪皆方筆也蓋方筆便於作正書圓筆便於作行草然此言其大較正書無圓筆則無宕逸之致行草無方筆則無

雄強之神則又交相爲用也
以腕力作書便於作圓筆以作方筆似稍費力而尤
有矯變飛動之氣便於自運而亦可臨仿便於行草
而尤工分楷以指力作書便於作方筆不能作圓筆
便於臨仿而難於自運可以作分楷不能作行草可
以臨歐柳不能臨鄭文公瘞鶴銘也故欲運筆必先
能運腕而後能方能圓也然學之之始又宜先方筆
也
古人筆法至多然學者不經師授鮮能用之但多見
碑刻多臨細驗自有所得善乎張長史告裴儆曰倍

加工學臨寫書法當自悟耳可見昔人亦無奇特秘訣也卽其告魯公亦曰執筆圓暢布置合宜紙筆精佳變通適懷此數語至庸而書道之精誠不外此若言簡而該有李華之說曰用筆在乎虛掌而實指緩龭而急送意在筆前字居筆後不拙不巧不今不古華質相半又曰有二字神訣截也拽也所謂截拽者謂未可截者截之可以已者拽之後有山谷殆得此訣以名家者也竇臮論書七十餘字甚精可玩

黃小仲論書以章法爲主在牝牡相得不計點畫工拙包慎伯因爲大九宫之論然古人實已有之張懷

瓘曰偃仰向背陰陽相應鱗羽參差峰巒起伏遲澀飛動射空玲瓏尺寸規度隨字變轉此論小九宮而施之大九宮尤精妙故曰一字則功妙盈虛連行則巧勢起伏

行筆之法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此己曲盡其妙然以中郎爲最精其論貴疾勢澀筆又曰令筆心常在點畫中筆軟則奇怪生焉此法惟平原得之篆書則李少温草書則楊少師而已若能如法行筆所謂雖無師授亦能妙合古人也

古人作書皆重藏鋒中郎曰藏頭護尾右軍曰弟一

須存筋藏鋒滅跡隱端又曰用尖筆須落筆混成無使豪露所謂築鋒下筆皆令完成也錐畫沙印印泥屋漏痕皆言無起止卽藏鋒也

古人論書以勢爲先中郎曰九勢衞恒曰書勢羲之曰筆勢蓋書形學也有形則有勢兵家重形勢拳法亦重撲勢義固相同得勢便則已操勝算右軍筆勢論曰一正腳手二得形勢三加遒潤四兼拗拔張懷瓘曰作書必先識勢則務遲澀遲澀分矣求無拘繫拘繫亡矣求諸變態變態之旨在乎奮斫奮斫之理資於異狀異狀之變無溺荒僻荒僻去矣務於神采

善乎輪扁之言曰得於心而應於手庖丁之言曰以神遇不以目視官雖止而神自行新理異態變出無窮如是則血濃骨老筋藏肉瑩譬道士服煉既成神采王長迥絕常人也

新理異態古人所貴逸少曰作一字須數種意故先貴存想馳思造化古今之故寓情深鬱豪放之間象物於飛潛動植流峙之奇以疾澀通八法之則以陰陽備四時之氣新理異態自然佚出少溫自謂於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雲露草木文物衣冠皆有所得雖文士誇妄之語然寫黃庭則神遊縹緲書告誓則情

志沈鬱能移人情乃爲書之至極佛法言聲色觸法受想行識以想觸爲大書雖小技其精者亦通於道焉

側之必收勒之必遲啄之必峻努之必戰此千古書家之公論諸家所必同者也然諸家於八法體勢各異但熟玩諸碑可得之

行筆之間亦無異法在乎熟之而已唐太宗曰緩則滯而無筋急則病而無骨橫毫側管則純慢而多肉豎筆直鋒則乾枯而露骨及其悟也思與神合同乎自然吾謂書法亦猶佛法始於戒律精於定慧證於

心源妙於了悟至其極也亦非口手可傳焉

古人言行草筆法有極詳明者陳繹曾曰字一寸蹲七鼇提五鼇捺九鼇盡一分清勁者減三初學提活蹲輕則肉圓老成提緊蹲重則肉趯趯然此只就常法言之令學者有下手處然如始平公等碑豈可復泥此邪唐後人作書只能用輕筆不能用肥筆山谷謂瘦硬易作肥勁難得東坡謂李國主不爲瘦硬便不成書益以見魏人筆力之不可及也

夫學書猶學射也射者內志正外體直持弓注矢引滿而後發無遠無近無左無右期中的焉弓不欲強

强則㬥不欲弱弱則弛夫書者正體執筆選毫調墨使之濃淡得剛柔中亦奚以異古者以射選士今以書亦何選哉

夫書道猶兵也心意者將軍也腕指者偏裨也鋒者先鋒也副毫者衆隊也紙墨者器械也古之書論猶古兵法也古碑猶古陳圖也執筆者束伍也運筆者調卒也選毫者選鋒也將軍不熟於古兵法陣圖則無以爲將軍偏裨不習熟將軍之意指而致之士卒不能束伍或束伍不嚴則無以爲偏裨毫不受令則爲驕兵受令而衆隊不齊心則爲偏師爲散勇將卒

至矣器械不精良或精良而不善用亦無以殺敵致果有一於此皆可致敗名將練兵豈可使有懈可擊哉若夫百練之師熟於古兵法加以神明變化武穆曰運用之妙則在一心此文存乎其人矣

墨之爲器械也譬之今日其猶砲乎用何鋼質受藥多少皆有分度猶墨之濃淡稠稀也墨太濆則散太爆則枯東坡論墨謂如小兒眼睛每起必研墨一斗供一日之用蓋古人用墨必濃厚觀暉福寺溫泉嶺定國寺豐厚無比所以能致此者萬毫齊力而用墨漿濃色深故能黝然作深碧色也

筆墨之交亦有道筆之著墨三分不得深浸至毫弱無力也乾研墨則濕點筆濕研墨則乾點筆太濃則肉滯太淡則肉薄然與其淡也寧濃有力運之不能滯也

紙法古人寡論之然亦須令與筆墨有相宜之性始可爲書若紙剛則用柔筆紙柔則用剛筆兩剛如以錐畫石兩柔如以泥洗泥既不圓暢神格亡矣今人必以羊毫矜能於蠟紙是必欲制梃以撻秦楚也豈見其利乎

昔人謂學者當用惡筆令後不擇筆雖則云然而器

械不精亦不能善其事故伯喈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若子邑之紙研染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若合思挫於弱毫數屈于𩑈墨言之使人於邑侍中之歎豈爲謬歟

學敘弟二十二

今天下人士學之難成者非獨其人之惰學亦教之無其序也蒙僮就傳不事小學而讀大學舍名物訓詁而言性理故有號偁學人問以度數之實而瞢如者其他末學文史而遽爲八股末臨碑刻而遽寫卷摺皆顛倒舛戾失序之尤即以臨碑刻觀之則亦昧

於本末先後之序既以用力多而蓄德鮮久之則懈畏不敢為此所以難成也

學書有序必先能執筆固也至於作書先從結構入畫平豎直先求體方次講向背往來伸縮之勢字妥貼矣次講分行布白之章求之古碑得各家結體章法通其疏密遠近之故求之書法得各家秘藏驗方知提頓方圓之用浸淫久之習作熟之骨血氣肉精神皆備然後成體體既成然後可言意態也記曰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體不備亦謂之不成書也

作書宜從何始宜從大字始筆陣圖曰初學先大書

不得從小然亦以二寸一寸爲度不得過大也

學書行草宜從何始宜從方筆始以其畫平豎直起收轉落皆有筆跡可按將來終身作書寫牌皆可方整自不走入奇衺也

學書宜用九宮格摹之當長肥加倍盡其筆勢而縱之蓋凡書經刻石摹搨必有瘦損加倍臨之乃僅得古人原書之意也

字在一二寸間而方筆者以何碑爲美張猛龍碑額楊翬碑額字皆二寸最爲豐整有勢可學者也寸字方筆之碑以龍門造像爲美巨穆陵亮夫人尉遲造

像體方筆厚畫平豎直宜先學之次之楊大眼骨力峻拔徧臨諸品終之始平公極意峻宕骨格成形體定得其勢雄力厚一生無靡弱之病且學之亦易似吾敎十齡小女作書十二日便有意勢且有拙厚峻秀之氣矣

學書必須摹仿不得古人形質無自得性情也六朝人摹仿已盛北史趙文深周文帝令至江陵影覆寺碑影覆即唐之嚮搨也欲臨碑必先摹仿摹之數百過使轉行立筆盡肖而後可臨焉

能作龍門造像矣然後學李仲璇以活其氣旁及始

興王碑溫泉頌以成其形進爲皇甫驎李趐司馬元
興張黑女以博其趣六十人造像楊翬以雋其體書
駸駸乎有所入矣於是專學張猛龍賈思伯以致其
精得其綿密奇變之意至是也習之須極熟寫之須
極多然後可久而不變也然後縱之猛龍碑陰曹子
建以肆其力竦之弔比干文以肅其骨疎之石門銘
鄭文公以逸其神潤之梁石闕瘞鶴銘敬顯儁以豐
其肉沈之朱君山龍藏寺呂望碑以華其血古之嵩
高鞠彥雲以致其樸雜學諸造像以盡其態然後舉
之枳陽府君爨龍顏靈廟陰暉福寺以造其極學至

於是其幾於成矣雖然猶未也上通篆分而知其源
中用隸意以厚其氣旁涉行草以得其變下觀諸碑
以備其法流觀漢瓦晉甎而得其奇浸而淫之釀而
醞之神而明之能如是十年則可使歐虞抗行褚薛
扶轂鞭笞顏柳而狎畜蘇黃矣尙何趙董之足云吾
於此事頗用力傾囊倒篋而出之不比金針度與也
若能如是爲學徧臨諸碑雖不學一唐人碑豈患不
成若急於干祿不能爾許亦須依此入手博學數種
以植其幹厚其力雄其筆逸其韻然後學唐碑若裴
鏡民靈慶池郭家廟張興樊府君李靖唐儉臧懷恪

馮宿不空和尙雲麾將軍馬君起浮圖羅周敬諸碑
則亦可通古通今若夫入手之敘則萬不可誤耳
書體既成欲爲行書博其態則學閣帖亦及宋人書
以山谷最佳力肆而態足也勿頓學蘇米以陷於偏
頗剽伎之惡習更勿誤學趙董蕩爲軟滑流靡一路
若一入迷津便墮阿鼻牛犁地獄無復超度飛昇之
日矣若真書未成亦勿遽學用筆如飛習之既慣則
終身不能爲真楷也

述學第二十三

吾十一齡侍先祖教授公諱贊修字述之於連州官舍含飴

覸棗暇輒弄筆先祖始教以臨樂毅論及歐趙書課之頗嚴然性懶鈍家無佳搨久之不能工也將冠學於朱九江先生諱次琦號子襄先生爲當世大儒餘事尤工筆札其執筆主平腕豎鋒虛拳實指蓋得之謝蘭生先生爲黎山人二樵之傳也於是始學執筆手強甚晝作勢夜畫被數月乃少自然得北宋搨醴泉銘臨之銘爲潘木君先生鐸贈九江先生者潘公時罷官之撫于役河南盡以所藏書籍碑版七千卷爲贈用蔡邕贈王粲例也前輩風流盛德如此附記之始識古人墨氣筆法少有入處仍苦凋疏後見陳蘭甫京卿謂醴泉難學歐書惟有小歐道因碑可步趨耳習之果茂密乃知陳京卿

得力在此也因並取圭峰虞恭公玄祕塔顏家廟臨
之乃少解結構蓋雖小道非得其法無由入也間及
行草取孫過庭書譜及閣帖橅之姜堯章最偁張芝
索靖皇象章草以時人罕及因力學之自是流觀諸
帖又臨蘇米窩白中稍矯之以太傅宣示戎輅薦季
直諸帖取其拙厚實皆宋明鉤刻不過爲邢侗王寵
奴隸耳時張延秋編修相謂帖皆翻本不如學碑吾
引白石氈裘之說難之蓋溺舊說如此少讀說文嘗
作篆隸苦嶧山及陽冰之無味問九江先生偁近人
鄧完白作篆第一因搜求之粵城苦難得壬午入京

師乃大購焉因並得漢魏六朝唐宋碑版數百本從
容玩索下筆頗遠於俗於是翻然知帖學之非矣惟
吾性好窮理不能爲無用之學最懶作字取大意而
已及久居京師多游廠肆日購碑版於是盡見秦漢
以來及南北朝諸碑泛濫唐宋乃知隸楷變化之由
派別分合之故世代遷流之異湖州沈刑部子培當
代通人也謂吾書轉折多圓六朝轉筆無圓者吾以
鄭文公證之然由此觀六朝碑悟方筆無筆不斷之
法書必平長又有波折於朱君山碑得之湖北有張
孝廉裕釗廉卿曾文正公弟子也其書高古渾穆點

畫轉折皆絕痕迹而意態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晉宋得意處真能甄晉陶魏孕宋梁而育齊隋千年以來無與比其在 國朝譬之東原之經學稚威之駢文定菴之散文皆特立獨出者也吾得其書審其落墨運筆中筆必折外墨必連轉必提頓以方爲圓落必含蓄以圓爲方故爲銳筆而實留故爲漲墨而實潔乃大悟筆法又得鄧頑伯楷法蒼古質朴如對商彝漢玉真靈廟碑陰之嗣音蓋頑伯生平寫史晨禮器最多故筆之中鋒最厚又臨南北碑最夥故其氣息規模自然高古夫藝業惟氣息最難慎伯僅求之點

畫之中以其畫中滿爲有古法尙未爲知其深也趙撝叔學北碑亦自成家但氣體靡弱今天下多言北碑而盡爲靡靡之音則趙撝叔之罪也夫精於篆者能豎精於隸者能畫精於行草能點能使轉熟極於漢隸及晉魏之碑者體裁胎息必古吾於完白山人得之完白純乎古體張君兼唐宋體裁而鑄冶之尤爲集大成也阮文達南北書派論謂必有英絕之士領袖之者意在斯人乎吾執筆用九江先生法爲黎謝之正傳臨碑用包愼伯法愼伯問於頑伯者通張廉卿之意而知下筆用墨浸淫於南北朝而知氣韻

胎格惜吾眼有神吾腕有鬼不足以副之若以暇日深至之或可語於此道乎夫書小藝耳本不足述亦見凡有所學非深造力追未易有得況大道邪

廣藝舟雙楫卷五終

弟子林奎陳和澤初校

弟子梁健康徐勤覆校

廣藝舟雙楫卷六

榜書第二十四

榜書古曰署書蕭何用以題蒼龍白虎二闕者也今又俗爲擘窠大字作之與小字不同自古爲難其難有五一曰執筆不同二曰運管不習三曰立身驟變四曰臨仿難周五曰筆毫難精有是五者雖有能書之人熟精碑法驟作榜書多失故步蓋其勢也故能書之後當復有事以其别有門戸也

榜書有尺外者有數寸者當分習之先習數寸者可以摹寫筆力能拓起收使轉筆筆完具旣精熟可以拓爲大字矣杜工部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則古人童年先作大字可見矣

學榜書雖別有堂壁要亦取古人大字精者臨寫之六朝大字猶有數碑太祖文皇帝石闕泰山經石峪淇園白駒谷皆佳碑也尙有尖山岡山鐵山摩崖率大書佛號讚語大有尺餘凡數百字皆渾穆簡靜餘多參隸筆亦復高絕

榜書亦分方筆圓筆亦導源於鍾衞者也經石峪圓

筆也白駒谷方筆也然自以經石峪爲第一其筆意略同鄭文公草情篆韵無所不備雄渾古穆得之榜書較觀海詩尤難也若下視魯公祖關逍遥樓李北海景福吳琚天下第一江山等書不啻兜率天人視沙塵衆生矣相去豈有道里計哉

東坡曰大字當使結密而無間此非榜書之能品試觀經石峪正是寬綽有餘耳

作榜書須筆墨雍容以安靜簡穆爲上雄深雅健次之若有意作氣勢便是傖父凡不能書人作榜書未有不作氣勢者此實不能自揜其短之迹昌黎所謂

武夫桀頡作氣勢正可鄙也觀經石峪及太祖文皇帝神道若有道之士微妙圓通有天下而不與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氣韵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絕豈暇爲金剛努目邪

白駒谷之體轉折點畫皆以數筆成一筆學者不善學尤患板滯更患無氣此是用方筆者方筆寫榜書最難然能寫者莊雅嚴重美於觀望非深於北碑者寡能爲之而無弊也

自蕭何題署之後梁鵠韋誕衞覬盛以此偁唐時殷仲容齎聖王知敬清禪並知名一時蓋榜書至難故

能書者致爲世重也

北人工爲署書其知名者並著於時題洛京宮殿門板則有沈含馨江式北京臺殿樓觀宮門題署則竇遵瑾周天和時露寢成趙文深以題榜之功除趙興守每須題榜輒復追之其重榜書至矣故榜書當以六朝爲法東坡安縱惜無古逸之趣米老則傾側跳蕩若孫壽墮馬不足與於斯文吳興香光並傷怯弱如璇閨靜女拈花鬬草妍妙可觀若舉石臼而不失容則非其任矣自元明來精榜書者殊尠以碑學不興也吾所見寡陋惟朱九江先生所書朱氏祖祠額

雄深絕倫不復知有平原矣吳中丞荷屋則神采雍
容氣韵絕佳
數寸大字莫如鄭道昭太基仙壇及觀海島詩高氣
秀韵馨芬溢目般若碑愼伯盛稱之以爲古今石本
隸楷弟一 謂其雄渾簡靜則誠有之遽臆定爲西晉
人書則不無嗜痂之癖攷般若碑是北齊書也
梁碑神道淵穆極矣然各體不同蕭王則高渾雍容
靖王則豐整韶逸忠武王則茂密美緻新理異采吳
平忠侯勺整安靜忠武王酷肖刁遵吳平忠侯甚類
蘇慈若能展作榜書固當獨出冠時然吾未見能之

者也
雲峯山石刻體高氣逸密緻而通理如仙人嘯樹海客泛槎令人想像無盡若能以作大字其穠姿逸韵當如食防風粥口香三日也瘞鶴銘如瑤島散仙陽阿晞髮般若碑與南康簡王始興忠武四碑比肩眞可爲四瀆通流於後世矣
平原中興頌有營平之蓊雄東方朔畫贊似周勃之厚重蔡君謨洛陽橋記體近中興同偁於時此以雄健勝者八關齋骨肉停勻絕不矜才使氣昔人以爲似鶴銘誠爲近之宋人數寸書則山谷致佳如龍蠖

蟄啟伸盤復行可肩隨太基觀海諸碑後正不必以
古今論但嫌太嫵媚耳
篆書大者惟有少溫般若臺體近咫尺骨氣遒正精
采冲融允爲楷則隸之大者莫若岡山摩崖其次則
唐隸之泰山銘宋隸之山河堰俱可臨寫也
近西法日精有顯微鏡大數千倍者凡有佳碑悉可
作榜書觀則並不以區區數碑限矣
榜書操筆亦與小字異韓方明所謂攝筆以五指垂
下捻筆作書蓋伸臂代管易於運用故也方明又有
握筆之法捻拳握管於掌中其法起於諸葛誕後王

僧虔用之此殆施於尺字者邪

作榜書筆毫當選極長至二寸外軟美如意者方能適用紙必當用涇縣他書筆畧不佳尚可勉强惟榜書極難眞所謂非精筆佳紙晴天爽氣不能爲書葢又過於小楷也字過數尺非筆所能書持碎布以代毫伸臂肘以代管奮身厲氣濡墨淋漓而已若拓至尋丈身手所不能爲或謂持帚爲之吾謂不如聚米臨碑出以雙鉤之易而美觀也

行草第二十五

近世北碑盛行帖學漸廢草法則既滅絕行書簡易

便於人事未能遽廢然見京朝名士以書負盛名者披其簡牘與正書無異不解使轉頓挫令人可笑豈天分有限兼長難擅邪抑何鈍拙乃爾夫所爲軒碑者爲其古人筆法猶可攷見勝帖之屢翻失眞耳然簡札以妍麗爲主奇情妙理瓌姿媚態則帖學爲尚也

碑本皆眞書而亦有兼行書之長如張猛龍碑陰筆力驚絕意態逸宕爲石本行書第一若唐碑則懷仁所集之聖教序不復論外此可學猶有三碑李北海之雲麾將軍寓奇變於規矩之中顏平原之裴將軍

藏分法於奮斫之內令狐夫人墓志使轉頓挫毫芒
皆見可爲學行書石本佳碑以筆法有入處也
帖以王著閣帖爲鼻祖佳本難得然賴此見晉人風
格慰情聊勝無也續閣帖之緒者有潘師旦之絳帖
雖誚羸瘠而清勁可喜寶月大師之潭帖雖以肉勝
而氣體有餘蔡京大觀帖劉燾太清樓帖曹士冕星
鳳樓帖以及戲鴻快雪停雲餘清各有佳書雖不逮
昔人亦可一觀擇其著者師之惟
國朝玉虹鑒眞雖出張得天之手而筆鋒毫髮皆見
致可臨學吾粵諸帖以葉氏風滿樓帖爲佳過於吳

氏筠清館也吳荷屋中丞專精帖學冠冕海內箸有帖鏡一書皆論帖本吾恨未嘗見之海內好事必有見者儻有以引伸之邪

學草書先寫智永千文過庭書譜千百過盡得其使轉頓挫之法形質具矣然後求性情筆力足矣然後求變化乃擇張芝索靖皇象之章草若王導之疏王珣之韵謝安之溫鍾繇雪寒丙舍之雅右軍諸賢散勢鄉里苦熱奉橘之雄深獻之地黃奉對蘭草之沈著隨性所近而臨仿之自有高情逸韵集於筆端若欲復古當寫章草史孝山出師頌致足學也

學蘭亭但當師其神理奇變若學面貌則如美伶候坐雖面目充悅而語言無味若師爭坐位三表則爲灌夫罵坐可永絕之

王侍中曰杜度之書殺字甚安又倆鍾衛梁韋之書莫能優劣但見其筆力驚絕吾謂行草之美亦在殺字甚安筆力驚絕二語耳大令沉酣矯變當爲弟一宋人講意態故行草甚工米書得之後世能學之者惟王覺斯耳

宋人之書吾尤愛山谷雖昻藏鬱拔而神閑意穠入門自媚若其筆法瘦勁婉通則自篆來吾以山谷爲

行篆魯公爲行隸北海爲行分也山谷書至多而玉虹鑒眞所刻隂長生詩有高謝風塵之意當爲第一米友仁書中含南宮外拓而南宮佻僄過甚俊若跳擲則有之殊失莊若對越之意若小米書則深奇穠縟肌態豐嫮矣

岳忠武書力斫餘地明太祖書雄强無敵宋仁宗書骨血峻秀深似龍藏然則豪偉丈夫胸次絕人點畫自異然其工夫亦正不淺也

元康里子山明王覺斯集鼓宕而勢峻密眞元明之後勁明人無不能行書倪鴻寶新理異態尤多乃王

海剛峯之強項其筆法奇矯亦可覩若董香光雖負盛名然如休糧道士神氣寒儉若遇大將整軍厲武壁壘摩天旌旗變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得天專師思白而加變化然體頗惡俗石菴亦出於董然力厚思沈筋搖脈聚近世行草書作渾厚一路未有能出石菴之範圍者吾故謂石庵集帖學之成也吾粵書家有蘇古儕張藥房黎二樵馮魚山宋芷灣吳荷屋謝蘭生諸家而吳爲深美抗衡中原實無多讓慎伯書品不備之可異也先師朱九江先生於書道用工至深其書導源於平原蹀躞於歐虞而別出新意

相斯所謂鷹隼攫搏握拳透爪超越陷阱有虎變而百獸跧氣象魯公以後無其倫比非獨劉姚也元常曰多力豐筋者聖識者見之當知非阿好焉但九江先生不爲人書世罕見之吾觀海內能書者惟翁尙書叔平似之惟筆力氣魄去之遠矣

干祿弟二十六

趙壹非草曰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誠如其說書本末藝卽精良如韋仲將至書凌雲之臺亦生晚悔則下此鍾王褚薛何工之足云然北齊張景仁以善書至

司空公則以書干祿蓋有自來唐立書學博士以身言書判選士故善書者衆曾公乃爲箸干祿字書雖講六書意亦相近於是鄉邑較能朝廷科吏博士講試皆以書蓋不可非矣

國朝

列聖宸翰皆工妙絕倫而

高廟尤精承平無事南齋供奉皆爭妍筆札以邀

睿賞故翰林大考試差進士朝殿試散館皆捨文而論書其中格者編檢超授學士進士殿試得及第朝考厠一等上者魁多士下者入翰林其書不工者編

檢罰俸進士庶吉士散爲知縣御史言官也軍機政府也一以書課試下至中書教習皆試以楷法
內廷筆翰南齋供之而諸翰林時分其事故詞館尤以書爲專業馬醫之子苟能工書雖目不通古今可起徒步積資取尙侍耆老可大學士昔之以書取𠙆空公而詆爲毀闒者今皆是也苟不工書雖有孔墨之才曾史之德不能階淸顯況敢問卿相是故得者若升天失者若墜地失墜之由皆以楷法榮辱之所關豈不重哉此眞學者所宜絕學捐書自竭以致精也百餘年來斯風大扇童子之試已繫去取於是負

牀之孫披藝之子獵纓捉衽爭言書法提筆伸紙競
講摺策惜其昧於學古徒取一二春風得意者以爲
隨時不知中朝大官未嘗不老於文藝歐趙舊體晉
魏新裁所閱已多豈無通識何必陳陳相因塗塗如
坿而後得哉俗間院體間有高標實則人數過多不
能盡棄然見棄者固已多也惟攷其結構頗與古異
察其揩抹更有時宜雖導源古人實別開體製猶唐
人絕律原於古體而音均迴異宋人四六出於駢儷
而引綴絕殊其配製均停調和安協修短合度輕重
中衡分行布白縱橫合乎阡陌之經引筆著墨濃淡

燦乎珠玉之彩縮率更魯公於分釐之間運龍跳虎卧於格式之內精能工巧遏越前載此一朝之絕詣先士之化裁晉唐以來無其倫比班固有言蓋祿利之道然也於今用之蔚爲大國雖卑無高論聊舉所聞窮壤新學或有所助云爾

今應制之書約分二種一曰大卷應

殿試者也一曰白摺應

朝考者也試差大考御史軍機中書教習皆用白摺歲科生員童子試則用薄紙卷字似摺而畧大則摺派也優拔

朝考翰林散館則用厚紙大卷而字畧小則策派也
二者相較摺用爲多風尙時變畧與帖同蓋以書取
士啟於乾隆之世當斯時也盛用吳興閒及淸臣未
爲多覯嘉道之閒以吳興較弱兼重信本故道光季
世郭蘭石張翰風二家大盛於時名流書體相似其
實郭張二家方板緩弱絕無劍戟森森之氣彼於書
道未窺堂戶然而風流扇蕩名重一時蓋便於摺策
之體也歐趙之後繼以淸臣昔嘗見桂林龍殿撰啟
瑞大卷專法魯公筆筆淸勁自茲以後雜體並興歐
顏趙柳諸家揉用體裁壞甚其中學古之士尙或擇

精一家自餘購得高第之卷相承臨仿坊賈翻變靡壞益甚轉相師效自爲精秘謬種相傳涓涓不絕人習家摹蕩蕩無涯院體極壞亶由於此其有志師古者未覩佳碑輒取九成宮皇甫君虞恭公多寶塔閑邪公樂毅論翻刻磨本奉爲鴻寶朝暮仿臨枯瘦而不腴靡弱而無力或遂告臨古之不工不如承時之爲美豈不大可笑哉同光之後歐趙相兼歐欲其整齊也趙欲其圓潤也二家之用歐體尤宜故歐體吞雲夢者八九矣然欲其方整不欲其板滯也欲其腴潤不欲其枯瘦也故當劑所弊而救之

近代法趙取其圓美而速成也然趙體不方故咸同後多臨塼塔銘以其輕圓滑利作字易成或有學蘇靈芝眞容碑道德經徐浩不空和尚此二家可上通古碑實非干祿正體此不過好事者爲之非通行法也吾謂九成宮難得佳本卽得佳本亦疏朗不適於用虞恭公裴揚已不可得況原揚石乎姚辨志亦僅宋人翻本此二碑竟可不臨歐碑通行者大則皇甫君小則溫大雅可用耳率更尚有顯慶二年化度題記黃葉和尙碑但頗僻學者不易購耳今爲干祿計方潤整朗者當以裴鏡民碑爲弟一是碑筆兼方圓

體極勻整兼九成皇甫而一之而又字畫豐滿此爲
殷令名書唐書僻其不減歐虞者當爲干祿書無上
上品矣若求副者厥有唐儉又求參佐惟李靖碑皆
體方用圓備極圓美者蓋昭陵二十四種皆可取也
近有樊府君碑道光新出其字畫完好毫芒皆見虛
和娟妙如蓮花出水明月開天當是褚陸佳作體近
塼塔銘而遠出萬里此與裴鏡民皆是完妙新碑二
者合璧聯珠當爲寫楷二妙幾不必復他求矣
大卷彌滿體尚正方非筆力雄健不足鎮壓宜參學
顏書以撐柱之顏碑但取三本臧懷恪之清勁多寶

塔之豐整郭家廟之端和皆可兼收而並用之先學清勁以美其根次學豐整以壯其氣郭家廟體方筆圓又畫有輕重最合時宜縮移入卷美壯可觀此宜後學者也但學三碑已爲大卷絕唱能專用臧懷恪尤見筆力也

唐末柳誠懸沈傳師裴休並以遒勁取勝皆有清勁方整之氣柳之馮宿魏公先高元祐最可學直可縮入卷摺大卷得此清勁可喜若能寫之作摺尤爲遒媚絕倫裴休圭峯碑无可安國寺少變之乃可入卷此體人人所共識者也

小歐道因碑遒密峻整曾假道此碑者結體必密運筆必峻上可臨古下可應制此碑有焉求其副者郛國公碑張琮碑八都壇獨孤府君四碑又有于孝顯碑峻整端美在蘇慈虞恭公之間皆應制之佳碑也北碑亦有可爲干祿之用者若能學則樹骨運血當更精絕若刁遵之和靜張猛龍之麗密高湛之遒美龍藏寺之雅潔凝禪寺之峻秀皆可宗師至隋碑體近率更尤爲可學蘇慈勻淨整潔既已紙貴洛陽而栖岩道場舍利塔整朗豐好尤爲合作鳳泉寺舍利塔銘勻淨近蘇慈美人董氏志娟好亦宜作摺右八

種者書家之常用而千祿之鴻寶也但須微變便成佳搢所惡於九成皇甫虞恭公者非惡之也以碑石磨壞不可復學也必求之唐碑則小唐碑多完美石本其中極多佳書合於時趨者能購數百種費貲無多佳碑不少今舉所見佳碑可爲千祿法者著之於下

張興碑秀美絕倫

河南思順坊造像記額豐美勻淨

韋利涉造像精美如絳霞絢采

南陽張公夫人王氏墓志婉美

太子舍人翟公夫人墓志遒媚
王留墓志精秀無匹
李緯墓志體峻而筆圓
一切如來心眞言和密似刁遵
馬君起浮圖記體峻而美
焦璀墓志茂密
羅周敬墓志整秀峻爽
以上隨意舉十數種各有佳處張興碑之秀美直
逼唐儉而羅周敬碑尤爲奇絕直與時人稍能唐
碑者寫入大卷無異結體大小章法方長皆同大

卷不變少許直可全置大卷中不期世隔千祀乃合時至是稍縮小爲摺亦復佳絕誠干祿弟一碑也

又有一法唐開元石經皆清勁遒媚九經字樣五經文字筆法皆同學者但購一本讀而學之大字幾及寸小注數分經文可以備誦讀字書可以正訛謬師其字學淸整可以入策摺一舉而三美備窮鄉學僮無師無碑莫善於是矣

歷舉諸碑以爲干祿之用學者得無眩於目而莫擇乎吾今撮其機要導其次弟焉學者若不爲學書只

爲千祿欲其精能則但學數碑亦可成就先取道因碑鈎出加大摹寫百過盡其筆力至於極肖以植其體樹其骨次學張猛龍得其向背往來之法峻茂之趣於是可學皇甫君唐儉或兼蘇慈舍利塔于孝顯隨意臨數月折衷於裴鏡民樊府君而致其潤婉投之卷摺無不如意此體似世之學歐者也參之懷恪郭廟以致其豐勁雜之馮宿魏公先以致其遒媚若用力深結作精全縮諸碑法擇而爲之峻拔豐美自成體裁筆性近者用功一時餘則旬月苟有師法者精勤一年自可獨出冠時也此不傳之秘遊京師來

閱千碑而後得之

樊府君碑輕縑素練宜於時用寫摺竟可專學此體虛和婉媚成字捷速敏妙無雙

卷摺所貴者光所需者速光則欲華美不欲沉重速則欲輕巧不欲渾厚此所以與古書相背馳也

卷摺結體雖有入時花樣仍當稍識唐碑某字某字如何結構始可免俗

卷摺欲光吾見粱斗南宮詹大卷所長無他一光而巳光則風華穠艷求此無他但須多寫稍能調墨氣爽筆勾便巳能之

篆貴婉而通隸貴精而密吾謂婉通宜施於摺精密可施於策然策雖極密體中行間仍須極通摺雖貴通體中行間仍須極密此又交相爲用也

摺貴知白策貴守黑知白則通甚矣守黑則密甚矣故卷摺欲光然摺貴白光縹緲有采策貴黑光黝然而深

卷摺筆當極勻若畫豎有輕重便是假力不完美矣

氣體豐勻而舒長無促迫之態筆力峻拔而爽健無靡弱之容而融之以和酣之以足操之以熟體自能方畫自能通貌自能莊采自能光神自能王駕騄駬

與騏驥逝越軼而騰驤

論書絕句弟二十七

昔嘗續愼伯爲論書絕句擇人間罕傳者發明之

及述此書論之蓋詳未能割愛姑坿於末

隸楷誰能溯濫泉勾容片石獨巋然若從變處搜靈

廟應識崑崙在震遷

勾容有吳葛府君碑額爲正書弟一古石渾厚質

穆亦自絕塵眞隸楷之鼻祖靈廟碑在隸楷交變

之間意狀奇古若從欲變之始言之則楊震張遷

二碑實開隸楷之意矣

受禪應爲衛覬書邯鄲韋誕比何如瓘恆世受眞傳
法一脈踰河走傳車
受禪碑顏眞卿以爲鍾繇劉禹錫徐浩以爲梁鵠
今從其同時入聞人牟準衛敬侯碑文以爲衛覬
書覬與邯鄲淳並以古文名子瓘孫恆世傳筆法
恆傳崔悅至宏浩爲北書之宗又傳江瓊至式故
北書率衛派也
元常法乳知誰在珍重豐碑有枳陽文質蹣跚開石
闕始知晉法有傳方
晉枳陽府君碑豐厚茂密在文質之間今傳元常

諸帖字體猶有其意眞元常嫡嗣也太祖文皇帝神道稍加姿美然亦魏晉正傳善學者當能會之鐵石縱橫體勢奇相斯筆法孰傳之漢經以後音塵絕惟有龍顏弟一碑

宋爨龍顏碑渾厚生動兼茂密雄强之勝爲正書弟一昔人偁李斯篆畫若鐵石體若飛動可以形容之

餐霞神采絕人煙古今誰可偁書仙石門崖下摩遺碣跨鶴驂鸞欲上天

石門銘體態飛逸不食人間煙火書中之仙品也

瑯琊茂密集書成鄐閣褎斜章法精能戒熹平變疎

匾僅傳古法彥雲銘

秦斯瑯琊石刻茂密極矣漢隷惟鄐閣有此意褎

斜與筆而同意熹平以後隷法大變今楷出焉惟

鞠彥雲墓志獨有鄐閣之法

褎斜分法知誰繼瘦硬應推弔比干風蕩齊碑成一

律修羅雄峻獨爲難

弔比干文瘦硬無匹出於褎斜齊碑百餘種皆以

瘦硬取勝然無雄峻秀韵之味惟雋修羅碑獨峻

拔耳

銛利森森耀戟鋋始興碑法變鍾傳率更後出書名擅誰識先師貝義淵

率更書有武庫劍戟森森之氣竇臮以爲出於北齊劉珉想以其峻峭處近之其實信本南人南碑始興王碑與率更皇甫君碑無二乃知率更所從出然南碑無不圓渾者此則先變鍾法矣

骨遒血瑩態豐穠懷令青青秀一峰變化方圓盡奇麗光芒鱗甲若游龍

懷令李超墓志骨血奇峻結撰精麗變化無端兼備方圓與張猛龍皆爲結體無上上品也

子建遺碑獨擅場衞家體質貴雄強大刀斫陣偁無敵沉著偏兼痛快長

昔人偁中郎骨勢洞達後世惟曹子建碑有之雖體雜篆隸致誚百衲衣然沉著痛快中有渾穆氣象是般若正傳也其開爽則啟唐人矣

異態新姿雜筆端行間妙理合爲難誰人解作蘭亭意君起浮圖仔細看

唐馬君起浮圖記字裏行間姿態百出詭製妙理變化一新而不失六朝法度猛龍之後未多見鍾司徒意外巧妙絕倫多奇於此有焉

曾公端合灑香蘂茂密雄強合衆依芬章法已傳郁閣理更開草隸裴將軍

曾公書舉世僻之罕知其佳處其章法筆法全從郁閣出若裴將軍詩健舉沉追以隸筆作之眞可謂之草隸矣

南宮書評妙難量跳擲偏兼對越莊靈慶池邊遺石在神鋒峻立獨迴翔

韋縱書靈慶池碑體格不出唐人是歐虞新體然能跳虎臥兼莊若對越俊若跳擲之長且筆畫完好深可寶愛

山谷行書與篆通蘭亭神理蕩飛紅層臺緩步脩脩
遠高謝風塵屬此翁

宋人書以山谷爲最變化無端深得蘭亭三昧至
其神韵絕俗出於鶴銘而加新理則以篆筆爲之
吾目之曰行篆以配顏楊焉

歐體盛行無魏法隋人變古有唐風千年皖楚分張
鄧下筆蒼芒吐白虹

自隋碑始變疏朗率更專講結搆後世承風古法
壞矣鄧完白出獨鑄篆隸冶六朝而作書近人張
廉卿起而繼之用力尤深兼陶古今渾灝深古直

接晉魏之傳不復溯唐人何有宋明尤爲書法中興矣

廣藝舟雙楫卷六終

弟子林奎陳和澤初校

弟子梁建康徐勤覆校